

<<小西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西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48549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48547

出版时间：2005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张恨水

页数：29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小西天>>

内容概要

《小西天》1934年8月21日—1936年3月25日，连载于上海《申报》副刊《春秋》，小说以30年代西安大旅社“小西天”为背景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士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西北风情图。

<<小西天>>

作者简介

张恨水（1895—1967），原名张心远。
祖籍安徽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，生于江西。
他一生创作了100多部中、长篇小说，其中大多是章回体小说，总字数约2000万。

<<小西天>>

书籍目录

第一回 鬼载一车关中来远客家徒四壁渡口吊秦人第二回 作贾入民间路回永寿别家来天上人到长安第三回 来解飘零窥门怜少女愿闻困苦惜玉访贫家第四回 杯水见难求寒工护老万金谈可致猾吏联群第五回 谄笑逢迎挑灯照憔悴饥肠驱迫敷粉学风流第六回 贫女不能羞任教平视西宾何足贵空辱虚心第七回 闻语掩啼痕卖身遭苦留心窥请柬投靠情殷第八回 僻地轻官远来强项令华厅盛宴外有可怜虫第九回 不善恭维求人遭叱咤未能归去随客惑夸张第十回 唐突女郎前露财选色觊觎墙隙里为病伤廉第十一回 夜话凄：京生涯原是梦履痕零乱风雨太欺人第十二回 惭愧没衣裳垂帏避客辛勤省膏火拂晓抄书第十三回 作嫁固难卖身怜商品为奴亦乐破产说农家第十四回 别有悟心西人谈建设不无遗憾寒土种相思第十五回 苦口婆心不平空拍案钱声灯影可怜正卖人第十六回 帘幕隐啼痕难逃冷眼衣冠夸幸运曾到权门第十七回 莫问女儿身难言隐痛争看贵人脸共仰高风第十八回 戚党高攀逢迎斥小吏雌威大作嘈杂恼夫人第十九回 人员惜羽毛敲门有术新欢离骨肉探病无由第二十回 挣命看娇孙抱头落泪荒年忆往事种麦招殃第廿一回 婉转依人过庭怜月貌激昂训婿隔室听狮声第廿二回 侠语动脂唇群姝集议虚情惊玉腕苦女逃囚第廿三回 绕室发高谈奋将起诉倾壶联旧好利可忘嫌第廿四回 利重美人轻伧夫割爱志高双足健壮士投荒

章节摘录

程志前以为他们是感谢带他们出去游历，因而感谢的，也连道这不算什么。当时说得高兴，尽欢而散。

因为程志前约好了，次日七时出发，所以张李二人到了早上五点钟，就跳下床来。照着他二人的意思，以为这个时候，必定是很早的。

殊不知他们下床以后，旅馆里人，已经是来往不绝。

张李二人倒吓了一跳，恐怕是起来晚了，程先生已走开。

赶紧走到志前窗外向里面张望着，见他侧了身子，在床上鼾睡未醒，这才算是放了心。

于是两个人静心静意地在屋子里等候着。

始而是听到程志前醒了，后来听到他洗脸喝茶了，后来又听到有茶房引了个人进去回话。

一会儿功夫，他来喊道：“张先生李先生起来了么？”

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，吴厅长没有来，只派了车子来。

我们这车子是要宽松得多。

“李士廉听到，心想，我们第一天到，第二天就去游周陵，哪有这些闲情逸致？老实说，完全就为的是会会吴厅长。

既是他不去，我也不要去了。

他如此想着，推诿的话，还不曾说出来。

张介夫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我们就去罢。”

“士廉听介夫已经答应了，自己却也是推诿不得。

因为程志前和吴厅长兄弟相称，主席又请过他吃饭，总以不得罪他为宜。

于是也就委委屈屈的，跟着张程二人上了车子。

及至出了大门的时候，才知道教育厅已经派了一名常秘书奉陪，坐在车上，兀自未下来。

程志前介绍之下，总算又认识了个官场中人，心里才安慰一点。

汽车开出了西门，顺着一条很宽平的公路，向西而行。

程志前道：“由潼关到西安来，始终是坐在汽车上。

自己是走过了不少的农村，农村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，可是没有看到。”

“常秘书道：“这很容易。

周陵来回，不到二百里路，假使程先生愿意参观农村的话，随时都可以下车。

“这里到咸阳，路很平整，汽车可以快跑。

程志前向大路两边看看，都是莽莽平原，只有麦地里长出来的麦苗，长约六七寸长，这算是青色，有不种麦的所在，便露出整块的黄土地来，光秃秃的直达到老远的地方。

志前便道：“这个地方，到西安省城很近，怎么一棵树也没有？”

“常秘书道：“原先也不是这样荒凉的。

只因民国十八年起，那一场大旱灾，老百姓把树都砍光了。

就是不砍，请问两年不见雨水，这树木是不是有个半死。

“程志前道：“连树都砍光了，这真是农村破产。

“常秘书道：“比这惨的事，那也就太多了。

要举例的话，举也不胜举。

你看，这些人，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“志前看时，路边一排人家，约莫有二三十户。

在远处看了，很象是人家，到了近处，这些人，没有大门，没有窗子，也没有屋顶。

只是四周断断续续的几堵黄土墙。

那黄土墙所圈的地皮，原来自然是房屋。

现在却在这墙圈子里，照样地种了麦。

墙空缝里吹来的风，拂着那麦苗乱摆，越显得这个地方很是荒凉。

在汽车上，对于二三十户人家，自然一瞥就过去了，不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<<小西天>>

志前道：“看到这里，我倒有些疑心。

大早只管是地里长不出东西来，与房屋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何以这个村子，都把屋顶给弄掉了呢？

“常秘书道：“老百姓在地里找不出东西来，不能白白饿死，自然还要由别的方面把东西去换钱，买了粮食来吃。

若论到变钱，乡下人除了衣服农具，还有什么？

农具是都市里人不要的，乡下不能种地，大家穷，也没有谁买农具。

衣服呢，这里人，一件衣服可以穿半辈子，卖也无衣可卖。

所以他们只有两条竭泽而渔的路，其一是把牲口卖了，其二是拆下窗户门板，以及屋顶上的屋梁，用车子推了，送到城里去卖。

拆屋梁卖，那是乡下人最后的一着棋，卖了就逃荒去了。

村子里走一家就拆一家。

有的人来不及拆，早走了，事后也有人代办，所以村子里常常变成只有墙没有屋的怪现象。

为了这件事，陕西人对于古书上形容穷人穷到家徒四壁这句话，来了一个莫大的证明。

真正家里只有四堵光壁子了。

“程志前道：“真有这样苦！

现在离十八年大旱，也有六七年了，怎么还没有恢复过来？

“常秘书道：“谈何容易？

“说着，又摇了两下头道：“这也不是三两句话说得尽的。

“张介夫听了，心想，若是这种情形，还是在省城里找一个位置罢，外县恐怕太苦。

李士廉也心想，地方这样穷，老百姓决不吃荤，抽烟吃酒，大概也随便，屠宰税，烟酒税，大概都没有什么出息。

程志前听说农村这样苦，格外注意沿路情形，张李二人也各因触景生情，各有各的心事。

那位奉陪的常秘书，也不便多言，在大家默然无语的当儿，汽车穿过了一个寨子，在这寨子里，也有几家是家徒四壁的。

但是在李士廉眼里，却有一件特别感兴趣的，就是两处拆了屋顶的人家中间，还存留着黄土墙带木板门的屋子，那木板门上挂了一块牌，正是某省某县某区烟酒征收分处的一块木牌子。

他情不自禁地咦了一声。

他心想，烟酒税尚是大有可为。

可是他这个咦字，已经惊动了全车的人。

程志前道：“李先生有什么感想？

“李士廉道：“我觉得在比较热闹的地方，还有这样的人家，他处可知了。

“常秘书道：“别看这里荒凉，据说是秦国的都城附近，几千年前，秦始皇会在这里统一了中国，筑下了万里长城。

说句今不如古，倒也真不是开倒车。

“程志前道：“秦都咸阳。

这就到了咸阳了吗？

“常秘书道：“你看，那不是咸阳古渡？

“说话时，汽车翻过了一个小坡，走上了黄泥滩上。

前面果然有条河，水色黄黄的。

在河那边西南角上，有半圈子黄土城，在临河的这一面，土墙上撑出两个瘦小的箭亭，一高一矮，一远一近，相映成趣。

汽车一直开到河边，看水流倒是很急。

河岸上，泊了四五只渡船，样子很古怪，没有蓬是平面，上面可以渡车辆骡马。

头和梢，都是方的。

若不是船梢稍微高一点，正象一只加大的方头鞋子。

有只较大的渡船，由那边过来，已靠了岸，船面上停了两辆轿车，还有四五付担子，其中有个十六七

<<小西天>>

岁的姑娘，穿了件直条子蓝布短夹袄，耳上挂了两个银质圈圈，分明是乡下女子，却又剪了头发。他看到这边这辆汽车，是轿式的，和大路上跑的货客车不同，只管张望。偶然看到程志前也在打量她，这才低头走了。

浣花道：“唉！”

李先生你是饱人不知饿人饥。

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人正眼儿看我们两下，已经是了不得，我们又怎敢再和人家谈什么条件？

我这也不过哀求贾先生做点好事，顺便把我带回江南去。

我没有什么报效他的，现在赶快就和他作媒。

我想那朱家姑娘，总有他们的委屈之处，不便对男人说。

我去了和她仔细一谈，把她的心事掏了出来，然后就可以知道，要怎样，她才可以心满意足，办的到，我们劝贾先生照办。

办不到的，劝朱家姑娘松松手，这事不就成功了吗？

“李士廉道：“你这话倒是不错。

有些话，我们也想到了，可是不便去对女孩子说。

她那个母亲不用提，根本是什么也不知道，那位胡家嫂子呢，她又想从中发上一笔财，丢了别人的事，倒要先说说她的价钱，这事情，不说便罢，越说还是越麻烦。

你的嘴倒是会说，我想，你肯出马，这事准成功。

“浣花笑道：“你怎么见得我的嘴会说呢？”

“李士廉且不作声，先向隔壁屋子努了一努嘴，这才低声细语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十二分精明，平常的人，是不容易说动心的。

可是……”浣花向他连连地摇了几下头，又抿嘴微笑了一笑。

这时，隔壁屋子里，已经有了响动，想必是贾多才已经起来了。

李士廉有求于贾多才的事情，还多着呢，所以他也不便老在这里说话，以至于犯了什么嫌疑，立刻轻步走出屋来，才放重了脚步向贾多才屋子里走去。

随后杨浣花重施了一回脂粉，也向这边走来。

现在是白天的上午，大家都有朝气，昨晚上回肠荡气，那些凄凉缠绵的事，大概全忘了，大家又计议到朱月英姑娘身上去了。

天上的雨丝，老是不停地向下落着，隔了玻璃窗子外的檐溜，牵着粗绳子也似，垂到地下，始终不断。

便是玻璃上，也让水点打着，起了无数的浪纹。

玻璃上层的水，兀自一行行地向下流着。

贾多才皱了眉道：“在西安这地方，本来也就枯燥得要命。

再加上下雨，大门是一步也不能出。

这样长天日子，怎么混？

“李士廉道：“你忙什么？”

不是就要去说媒了吗？

“贾多才笑道：“你这话可有些不通。

作媒也不过是一种希望，有什么法子可以调剂烦闷。

“浣花瞅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总可以的，没什么难……”在她说完了这八个字之后，立刻想到自己说的话，太含混，不觉红了脸道：“李先生，你不用笑，我的话没有说完。

我想着我去找那姑娘来，一定可以办到的。

贾先生，你去叫几个菜，来点酒，吃得我高高兴兴地去说媒，好不好？

而且，这也是作媒的人应当要求的。

“贾多才听说，这就连声说好。

笑着，就去拿桌上的纸笔，便有要开菜单子的意思，李士廉摇手道：“不忙，让杨小姐去把朱小姐请来了，大家在一块儿痛饮几杯，那不是更好吗？

<<小西天>>

“浣花突然站起来笑道：“好的，我就去，我知道，他们家就在这后头，一个钟头之内，我准回来。

你们看看我的。

“说着，用手指了自己的鼻子尖，然后笑嘻嘻地走出来了。

可是这西安城里的地质，全是极细的黄土，在下过雨之后，不但是街上，就是人家院子里，也没有不是化烂得像浆糊一样。

小西天前面，屋子外都有走廊，向后面走出后院去，那就要经过了大空阔的院子。

在院子中间，虽也铺了一路砖块，无如这雨落得久而且大，将高处的浮土，冲刷着向低处流，把这行砖块，都也掩盖了，任凭放开脚步在石头上跳着走，可是脚落下去，还是留下很深的两行鞋印子。

浣花手上，又不曾撑着伞，雨正下得牵丝一般，她跳过这个院子，由头上到脚底，已经没有一寸干的。

这个院子里面，还套着一个小院子，便是程志前住的所在。

他也是感到十分无聊，站在廊檐下，由小门里向外看着雨势，他见一个时装女子，这样的在雨地里跳着，很可诧异，就不由得注意起来。

只见她跳到后面屋檐下，并不停住，只顿顿脚，又把透湿的衣襟，牵了两下，继续地走了。

恰好有个茶房穿了套鞋，撑着雨伞，也向后面走去。

志前便道：“前面有个女客，在泥浆的地下走出去了，你何不将伞和她共撑了出去。

“茶房微笑道：“她愿意这样，由她去罢。

“志前道：“她为什么愿意这样？

“茶房道：“她抢着要去作媒呢。

其实她和我借伞借鞋，也并不是借不到的，她要这样忙着去抢功，我们只好由她去了。

“程志前道：“作媒，替谁作媒呢？

“茶房道：“就是胡小脚家里住的那个小姑娘。

“志前听了这话，不由得一怔。

心里想着，这一个可怜的女孩子，总想挽救她。

不想跑来跑去，她总跑不脱这群魔鬼的掌握。

说媒，不知说给谁人。

他这样沉吟着，颇有几分钟的犹豫，可是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那说话的茶房，早已走远了。

志前甚是后悔，没有向茶房问个清楚，究竟是谁人想这女孩子。

自己沉吟了一会子，那雨阵里的斜风，猛然刮了两阵大的，却把那雨丝直向门里面吹了来。

脸上沾了潮气，就打了两个冷颤，只好走回屋去。

在他这房后头，正有一个窗户，对了后座院子。

他对于浣花作媒的这件事，却是有点注意，因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只管向后面窗子外看着。

约莫有半小时之久，那胡小脚撑了雨伞，带着笑容来了。

看那情形，说媒的事，有几分成功的希望。

自己本当走出去，拦住了她，问个究竟。

转念一想，昨天替朱月英介绍佣工，事情没有办妥，人家不免疑心。

踱着步子，心里正考量着。

可是等他考量完毕，胡嫂子已是早到贾多才那里去了，不多久的工夫，胡嫂子又回来了，那风正刮得大，伞已是撑不住，她将伞只撑了半开，举着撑在头上，很快地向后门走去。

风大，雨自然是斜的，把她的衣服打湿不少。

然而她并不介意，从从容容地走了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